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四十一至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膳錄監生臣陳燦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四十一

元 王天與 撰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漢孔氏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君牙臣名唐陸氏曰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唐孔氏曰命君牙爲大司徒之卿呂氏曰舜命契纘一語而君牙命書至一篇世降文勝也然周家典刑文獻多在焉唐孔氏曰史錄其冊書作君牙篇

君牙

唐孔氏曰君牙亦命也  
蘇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  
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  
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  
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  
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陳氏曰此首以祖父之勞告君牙而勉以盡職。漢孔氏曰稱其名而命之。漢孔氏曰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旂畫日月曰太常鄭氏曰紀載也。呂氏曰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貞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為社稷之鎮其後嗣王亦再三嘆頌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閭進膏粱也念舊紀功忠厚之澤所以長苟喜新厭故則典刑墜地而國從之此藥卻胥原降為皂隸叔向所以憂晉之將亡也。觀穆王惓惓君牙之祖父周歷其未艾乎。漢孔氏曰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張氏曰嗣之欲其不絕守之欲其不失。漢孔氏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陳氏曰蹈履也。漢孔氏曰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陳氏曰膺脊骨也張氏曰作股肱

膺者欲外竭其力作心者欲內竭其謀。漢孔氏曰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蔡氏曰舊服忠貞服勞之事也。林氏曰君牙祖考其累世為司徒若鄭武公父子。鄭氏曰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君牙亦守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君臣蓋一體也。○漢孔氏曰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漢孔氏曰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蔡氏曰正中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陳氏曰於身先言爾於心

先言民  
互文也

按中正字義已見大禹謨詳此處意謂端化率民者固在其身踐履之正又須即心體認就正而求其中自危微精一十六字傳心之後有德無常師一十六字又有此十六字說身心中正至為端的然帝舜已以罔于正民協于中對言其淵源粹矣

○漢孔氏曰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民惟曰怨嘆嗟及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寧蔡氏曰初大也蘇氏曰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呂氏曰此穆王深

知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軫民瘼如此司徒兼教養之職故又以養民之難告之

按司徒掌五典亦大綱耳以周禮考之如以鄉三物放民頒職事十有二登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之類不一則豈惟教五典其教以安養之事亦多有節目知此則思艱圖易亦是教中道理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陳氏曰此繼以文武之訓告君牙而勉以明其教。漢孔氏曰嘆文王所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奉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夏氏曰文王之謨非以陰謀取天下如後世謀人國家者乃顯然著見但知積行累功而天下自歸之故曰丕顯武王之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行累功而天命人心自有不可却者初非計其功之至此故曰丕承由其謨非陰謀而出於丕顯烈非邀功而出於丕承是以其道粹然一出於正若一有陰謀邀功之私介其間則必有不正者矣安得而無缺。漢孔氏曰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當荅揚文武先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呂氏曰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刑之內懼其或玩故欲其提起而發掉之張氏曰先王指成康而言文武光命卽謨烈也前人指君牙父祖也陳氏曰追者繼於後而及之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  
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夏氏曰申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汝惟當奉用先正  
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  
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漢孔氏曰言當循汝父  
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呂氏曰穆王諄諄告君  
牙家法夫豈狹以專門之學乎蓋名臣之後要必先  
識其祖考之規模風烈近而祖考之法猶不之省於  
遠者何有。蔡氏曰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  
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  
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  
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云康王時芮伯為司徒  
君牙豈其後乎



尚書纂傳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四十二

元 王天與 撰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罔爲周太僕正作罔命

漢孔氏曰伯罔臣名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唐孔氏曰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此太僕正爲周禮太御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云太僕足矣何須云正乎且經云命汝作太正正于羣僕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戎僕雖爲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敝在太御之下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夏氏曰周禮太僕王旤治朝則正位旤

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以為周禮太御之官當兩存之呂氏曰陪僕執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也曾不知人主朝夕與俱氣體移養帝必由之潛消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諍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命其知本哉○唐孔氏曰史錄其冊書作罔命

罔命

漢孔氏曰以罔見命名篇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夏氏曰此穆王首言文武得人之實欲賴臣以繼文武之業○漢孔氏曰言我不能于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漢孔氏曰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唐孔氏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厲危也易稱夕惕若厲是也呂氏曰創業多憂勤守成多逸豫汎掃區宇請命上天有以受之罔宜有以居之也繼世之主免于阿保而坐享前人之天下何

以得此哉穆王之言其習而察矣昔在聰明說見堯  
典齊聖說見微子之命忠良說見仲虺之誥○漢孔  
氏曰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  
人朱子曰古者人君左右執賤役皆士大夫日相親  
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漢世禁中侍衛亦皆士  
大夫○漢孔氏曰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  
其君陳氏曰承弼所謂將順正救也○漢孔氏曰故  
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  
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鄭氏曰起立居坐也王氏曰  
發之以為警戒之謂號施之以為法守之謂令呂氏  
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今也先言近臣承弼  
之功而後繼以罔有不欽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  
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功也陳氏曰出入起  
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言之○漢孔氏曰惟我一  
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  
此責羣臣正已陳氏曰無良自其質之不善言之不



及自其不到處言之。漢孔氏曰言恃左右之臣彈  
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唐孔氏  
曰木不正則以繩正之陳氏曰以繩絞物為糾愆謬  
自其過失之形于外言之非心自其存于中言之徐  
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朱子曰格如合格之格謂  
使之歸于正也非心邪僻之心也程子曰心之非即  
害于政不待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  
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  
天下之事可  
從而理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  
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  
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

汝辜

陳氏曰此章正說命伯冏為太僕之事。○漢孔氏曰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唐孔氏曰作大正作僕官之長正于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周禮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御金輅道僕上士掌御象輅田僕上士掌御田輅羣僕謂此也。○漢孔氏曰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踈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張氏曰羣僕侍御安能勉君德而修其不逮哉蓋三公九卿宴見有時侍御僕從褻近無間宴見有時則正其過者難為功褻近無間則救其過者易為力使一有不正

之人則劉向所謂熒惑耳目感移心志何所不至哉  
交修說見說命○漢孔氏曰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  
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  
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唐孔氏曰府史以下官長所  
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慎簡  
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  
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蔡氏曰便者順人之所  
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吉士說見  
立政○漢孔氏曰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  
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  
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  
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  
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  
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舉亦莫或齟  
齬其間矣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病從之昏虐侈縱皆  
其枝葉而不足論也蘇氏曰至哉斯言可以補說命

之缺也孔子取罔命之書以斯言也與。漢孔氏曰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漢孔氏曰汝無親近于儉利小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德夏氏曰僕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云耳目之官史氏曰朝廷之官不勝其衆而狎近者莫親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溺者莫先乎耳目儉人說見立政陳氏曰不以先王之典迪其君謂以邪僻也。漢孔氏曰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于僕侍之臣汝當清審呂氏曰漢唐嬖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舍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自盤庚有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商周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漢孔氏曰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蘇氏曰引小人以暱王人臣不敬莫大於此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漢孔氏曰嘆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患其不能救正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永弼而已○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其望伯冏深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能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陳氏曰左氏傳言穆王周行天下有車轍馬跡又有謂穆王乘八駿以造父為御與西王母會瑤池者諸儒遂以穆王之書為周德之衰或以此書非穆王之言乃內史所作或以為穆王徒言之而不能行或以為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為之當以書為正併存之以俟知者

尚書纂傳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四十三

元王天與撰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漢孔氏曰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呂氏曰此訓誥諸夏以贖刑之法也贖刑說詳見舜典。唐孔氏曰史錄其事作呂刑

呂刑

漢孔氏曰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王氏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為主司寇王使之參定贖刑

新制刑書已具王乃推作刑本意以訓羣后故以呂刑名之唐孔氏曰呂刑亦誥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應氏曰此史著作呂刑之端○蔡氏曰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意○漢孔氏曰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唐孔氏曰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蘇氏曰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猶禹言荒作土功度約也猶漢高祖約法三章也朱子曰蘇氏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林氏曰孔氏以耄荒言其老之狀蘇氏以荒屬下句皆通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鵠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  
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昧常鰥寡無辜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

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  
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  
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  
乂于民棐彛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  
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按首章歷序蚩尤苗民  
而通論堯舜制刑之善

○漢孔氏曰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  
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林氏曰若古

猶言若昔起語之辭唐孔氏曰史記云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黃帝乃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殺蚩尤應劭云蚩尤古天子漢臣瓚引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漢孔氏曰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寇賊姦宄說見舜典蘇氏曰鴟義以驚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王氏曰彊取曰奪攘說見微子矯說見仲虺之誥王氏曰戕害曰虔。漢孔氏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林氏曰言苗民猶言殷人周人通一國言之唐孔氏曰曰法者述苗民之語。○漢孔氏曰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黔首故曰五虐唐孔氏曰椽即宮刑黔即墨刑陳氏曰殺戮劓刑椽黥五虐之刑也不言剕者在其中蘇氏曰自蚩尤以前未有以兵彊天下者自苗民以前亦

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此二人以為亂始。漢孔氏曰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陳氏曰於此有附麗於法者不分輕重并為一制無復差別其有辭者麗說見多方。○漢孔氏曰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焚焚同惡皆無中於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蔡氏曰泯泯昏也焚盟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葉氏曰周官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而詛其不信者盟謂盟誓質其事於神也詛猶祝不信而違約者則佯神殛之也詩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民之難齊信不足以相結則假鬼神以為畏先王所不禁也而又覆之則必有矯誣上天假鬼神以惑眾者蘇氏曰人無所訴則訴於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相與反覆盟詛而已。○漢孔氏曰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睥睨方說見堯典應氏曰無馨香之德刑而

發聞乃惟腥耳。○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原之開也。○漢孔氏曰：皇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林氏曰：報復也。呂氏曰：用刑之端不起於聖人，苗民先創五虐之刑，故聖人不得已用其所自為者，還以治之，咸其自取，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漢孔氏曰：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于天明，不相干。唐孔氏曰：楚語：「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賢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

忘舊者使復興之呂氏曰古者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蚩尤三苗之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尊卑上下各有分限絕不相通庶萬妖誕之說舉皆屏息也○漢孔氏曰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蘇氏曰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修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鰥寡無蔽塞之者○漢孔氏曰帝堯詳問民忠皆有辭怨於苗民程子曰皇帝舜也呂氏曰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毫壅蔽之謂○漢孔氏曰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呂氏曰威明皆係以德反本之謂也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惟畏惟明君道全矣○漢孔氏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

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  
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三君憂功於民張氏曰古之  
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恤功于民憂在天下也伏生  
大傳曰古者導民以禮防淫以刑刑是以省也今反  
是為非不導以禮而齊以刑刑是以繁也故書曰伯  
夷降典哲民惟刑語有禮然後有刑也鄭氏註云哲  
當作折王氏曰自上以敷于下故曰降陳氏曰平水  
所以平土也主名山川所以表疆域也鄭氏曰種藝  
也○漢孔氏曰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  
備衣食足○漢孔氏曰皋陶作士制百姓於刑之中  
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葉氏曰古者謂獄已定而  
不失其實曰中故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說者云中謂罪正所定而司刑亦以三法求民情斷  
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之于天子  
曰登中此書亦累累言之王氏曰刑非教也而言以  
教祇德蓋聖人莫非教也刑之所加非苟害之亦曰

政而納之於善而已故周官十有二教亦曰刑教中則民懋○吳氏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皋陶云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又云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係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皋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漢孔氏曰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張氏曰禮云天子穆穆則穆穆者天子之德也詩云在公明明則明明者人臣之德也○漢孔氏曰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明刑說見大禹謨○呂氏曰自伯夷之典迄皋陶之刑制度文為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率乂于民棐彞精神心術之運也○漢孔氏曰主



獄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應氏曰非者  
反辭惟者順辭以古書類例求之皆然若本篇非終  
惟終非佞惟良皆以非為不當然以惟為所當然陳  
氏曰諸家或以為戒當時典獄者但此章乃通舉古  
訓至後章嗟四方典獄而下方是戒當時之臣○漢  
孔氏曰典獄者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  
言在其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  
天下敬忌說見康誥蘇氏曰修其敬畏至於口無擇  
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責之於典獄獄賤事也而聖  
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  
者盛德之士皆屑為之皐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  
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民皆自以為不冤其不言之  
信幾於聖與仁者豈非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人哉  
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  
命配享在下而何呂氏  
曰在下者對天之辭也

按皇帝有指為堯者有專指為舜者今詳良矜庶戮以下繼以乃命重黎重黎即堯典所命羲和也此皇帝堯也其清問下民以下繼以乃命三后三后即舜典禹棄伯夷也此皇帝舜也經言皇帝者再蓋通叙堯舜云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化貞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按此章承上章苗民堯舜之事以明鑒戒

○漢孔氏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蔡氏曰曰司政典獄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曰有邦有土曰官伯族姓曰嗣孫雖所稱不同要之於羣臣無不告也張氏曰為天養民則當愛惜保護不可戕賊必壞之也○漢孔氏曰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張氏曰伯夷典禮不掌刑而云布刑之道禮典乃刑之道也愛惜保護惟恐其入刑也乃以禮典教之具有忌愾不前則以刑待之民出禮入刑出刑入禮是禮者乃刑之道非真刑之也夫民入於禮則雍容乎君臣父子夫婦宴享之間變易其邪心而涵泳乎和氣其養之也孰甚○漢孔氏曰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麗說見多方○漢孔氏曰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三山陳氏曰正道盛行安有好賄之人苗民之亂則有庶威奪貨

者穆王周道始衰則有惟貨惟來者下至春秋如羊舌鮒之鬻獄梗陽人以女樂賂魏獻子皆世道之衰故也。漢孔氏曰苗民任奪貨姦入斷制五刑以亂如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唐孔氏曰以罪加無罪是亂也三山陳氏曰鬻貨也曰上帝不蠲與洪範舜殛鯀而曰帝乃震怒同。漢孔氏曰無以辭于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陳氏曰自古酷吏如漢鄧都甯成嚴延年王溫舒唐周興來俊臣之徒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絕世古今一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按此章言敬刑之效

○漢孔氏曰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漢孔氏曰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張氏曰伯父等即司政典獄之官稱其官者尊之也曰父兄伯叔者親之也其在父兄之列者以伯稱之其在弟之列者以仲叔季稱之其在子孫之列者以童幼稱之呂氏曰穆王享國百年視其臣老者猶諸父兄弟少者猶子孫呼之來前庶其感格以從命○漢孔氏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夏氏曰謂汝等今日惟用相安慰而言曰各勤乃職無有待我再

三戒之而猶不勤者蓋獄者人之性命所係當不憚煩細以悉察之詎可不勤儻或不勤為事鹵莽而無辜者受戮矣此所以尤貴於勤也此下遂言當勤之意○漢孔氏曰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唐陸氏曰天齊于民絕句俾我絕句夏氏曰一日之間斷獄之事有能善其終者有不能善其終者此事全在人之能勤與不能勤耳○漢孔氏曰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袁氏曰敬逆與敬迕同意左右承迎而無或違也蔡氏曰畏威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漢孔氏曰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王氏曰當輕而輕所以成柔德當重而重所以成剛德處輕重之中所以成正直之德呂氏曰天子以天下為體天下與獄者

如是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寄焉則固賴之者導  
迎善氣培養根本國脉其有不延乎獄之所係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化貨惟來其罪惟鈞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  
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  
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

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鉞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鉞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習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而字輸而字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按前三章止說刑

此章方兼言刑罰

○有邦有土說見前第二章陳氏曰刑凶器也而謂之祥刑原制刑之本也裴民彛成三德係人心固天命何祥如之典獄者以祥用之則無往非祥矣○漢孔氏曰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蘇氏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國有大獄獄吏以多殺為功不遺支黨為忠胥史皂隸以多逮廣係為利故古之逮獄有萬人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應氏曰凡麗於刑者皆曰及虞書罰弗及嗣商書罰及爾身是也豈必以干連相坐者為及哉蔡氏曰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漢孔

氏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蔡氏曰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呂氏曰獄辭雖衆麗於刑者不過五故曰五辭○漢孔氏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蔡氏曰簡核其實也乎無可疑也陳氏曰正謂以此刑當此罪得其正也○漢孔氏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蔡氏曰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漢孔氏曰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蔡氏曰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王氏曰周禮過而未麗於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非免釋之也○漢孔氏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亂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審能使之不行張氏曰五者刑罰所同病獨言五過之疵舉輕以明重呂氏曰古者因

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夫刑固欲其輕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所以嚴責典獄者五過之疵而待以惟鈞之刑也官權勢也反報恩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蔡氏曰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意○漢孔氏曰刑疑赦從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漢孔氏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呂氏曰簡乎有衆即所謂師聽五辭五辭簡孚唐孔氏曰察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漢孔氏曰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陳氏曰獄辭之無可核實者則為疑獄矣更不須以貌聽而竟舍之呂氏曰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漢孔氏曰刻其額而湮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鍤鍤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鍤則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

五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大辟死刑也五刑先輕至重者事之宜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呂氏曰此贖刑之令也載於法謂之刑加于人謂之辟五辟之疑旣赦而從贖矣每條必繼以閱實其罪言之屢辭之複者死生刑贖定於成頃安得不每閱其實乎朱子曰古人贖金只用於鞭扑重刑無贖至穆王巡幸無度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用刑意餘見舜典象刑說○漢孔氏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蘇氏曰屬類也唐孔氏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刑數乃多於周禮周禮五刑皆有五百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則輕刑多而重刑少○漢孔氏曰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

勿用折獄不可行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氏註云已行故事曰比蘇氏曰比者於法外用例陳氏曰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其不可行之法而輕比附也○漢孔氏曰惟當清察罪人之辭刑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蘇氏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得之○漢孔氏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陳氏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者乃奴婢也非適輕乎故宜服下刑罪輕莫如詬罵然所罵者乃父兄也非適重乎故宜服上刑上服非服最上刑也比之下刑為重耳下服非服最下刑也比之上刑為減耳○漢孔氏曰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張氏曰非特刑為然至於輕重諸罰亦皆有權焉權稱錘也進退稱倚以求輕重之宜也○漢孔氏曰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陳氏曰上言輕重有權者權一人之罪而為輕重也此言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罪

而為輕重也○漢孔氏曰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義蔡氏曰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非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哉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漢孔氏曰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呂氏曰罰贖所懲雖非死傷然彈其資財人已極于病矣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輸財者憫之猶若此況真用五刑乎○漢孔氏曰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陳氏曰佞口才也良者慈祥愷悌之心也獄者惟欲盡人之情實以口辭折人使犯罪者無所容其辭何以得其實惟善良之人有哀矜惻怛之意惟務誠實所以得人之情呂氏曰雖得長者以折獄而治獄之法不可偏廢非如後世以顏然土木為長者也○漢孔氏曰察因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李氏曰此周禮辭聽之法罔左有辭者不能差別其辭也察辭于左者察其辭之差別也

葉氏曰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漢孔氏曰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陳氏曰哀者憫其犯法也敬者謹於用法也刑書法令也占權度也以哀矜為心明啓法律與衆有司相共推度人已相盡皆庶幾乎中且正也。漢孔氏曰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行之無失中正陳氏曰言閱實至於五言審克至於四重其事故詳具戒也。漢孔氏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陳氏曰獄成猶今言圓結也孚信實也輸而孚輸之於上必以實也。漢孔氏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陳氏曰輸刑於上備載其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略兩刑謂一人而有二罪一罪而有二法者并具上之以聽命乎上不敢專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  
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按此章以敬  
刑畏罰申言

○官伯族姓說見前第二章呂氏曰履之而後難及  
之而後知穆王臨御之久飽於世故此其言所以多  
懼○漢孔氏曰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漢  
孔氏曰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



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呂氏曰無證佐為單辭曰明而又曰清蓋澄之又澄表裏洞徹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得其情○漢孔氏曰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夏氏曰兩辭即兩造之辭○漢孔氏曰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徐氏曰無以獄之兩辭為私家之利謂獄以賄成也○漢孔氏曰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蘇氏曰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林氏曰報如報虐以威之報呂氏曰獄貨非所以為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之時衆罪交至矣受貨為富若可喜計貨為罪誠可懼○漢孔氏曰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入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

按前三章止言刑第四章並言刑罰此章又以敬  
刑畏罰申言之敬之哉一語提其綱朕敬于刑以  
下敬刑也諸家說已得之永畏惟罰以下畏罰也  
諸說皆本孔氏但前章屢言刑罰不應此處兩語  
獨是警懼臣下蓋穆王非特敬刑亦且畏罰罰乃  
天之罰也罰而非天則不中矣罰雖僅傷民之財  
而參以前罰懲非死入極于病之云則罰亦關係  
於民命民命所係罰其可不永畏罰其可非天而  
不中罰為天罰而不極則衆民固有政令在于天  
下極言輕用罰之禍及民而無善政之可觀也即  
一章觀之朕敬于刑一節對永畏惟罰一節皆申  
敬哉之意敬刑一節言天言民言中而以辜功庶  
尤終不敬刑之非畏罰一節亦言天言民言中言  
極而以罔有政令戒不畏罰之失條理繁然至第  
五章又以祥刑終之蓋刑重於罰罰  
輕於刑呂刑之書以訓刑為主故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  
于茲祥刑

按末章以  
祥刑終之

○嗣孫說見前第三章。漢孔氏曰自今已往當何  
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  
行之哉呂氏曰五刑咸中然後有慶有一或偏則猶  
有所憾不得為慶矣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  
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  
者也至末章所訓自中之外亦無他說。○漢孔氏曰言  
哲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  
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呂氏曰屬繫

屬也徐氏曰情辭雖難窮惟智哲則有見以哲人而用刑雖情辭之來紛然無有疆界而以理燭之以辭係法各協其極自○然有慶矣陳氏曰五極五刑之施皆中正之極也○漢孔氏曰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夏氏曰此二句總結一篇之意蓋民受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乃其不幸故曰嘉師刑雖主于刑人然刑姦宄以扶良善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近世有識者曰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民非無惡也而謂之嘉師夫能以不祥為祥以惡為嘉而後知用刑之道矣善哉言乎

尚書皋陶傳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四十四

元 王天與 撰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漢孔氏曰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唐孔氏曰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名仇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鄭云於圭頭為器可

以挹鬯裸祭謂之瓚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鄭云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陳氏曰經言錫秬鬯弓矢馬序獨言秬鬯舉其重也林氏曰書言秬鬯序言圭瓚互相備也呂氏曰周書載以秬鬯錫臣者凡兩見周公勤勞王家成王始有二卣之賜東遷之時視卜洛時何如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曾是以為足乎  
○唐孔氏曰史錄其冊書作文侯之命

### 文侯之命

漢孔氏曰平王命為侯伯所以名篇○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夏氏曰此首言文武得賢臣之力。漢孔氏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唐孔氏曰不云伯父叔父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漢孔氏曰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于孫丕顯明德說並見康誥呂氏曰克慎者維持保養明德之所以存自堯舜以來曰敬曰慎異名同實皆是作聖工夫二帝三王之書始篇曰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終篇曰克慎明德昭升于下敷聞在下帝王之學無毫髮異也。孫氏曰周家之業集于文王定于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文武兼言。○漢孔氏曰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薛氏曰昭

事厥辟以明德事其君也文武以明德臨下先正以明德事上先正說見說命下○漢孔氏曰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應氏曰此二句說者皆以爲文武之事以文勢考之用先正者文武也從小大之謀猷以事文武者先正也○漢孔氏曰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唐孔氏曰先祖謂文武之後成康至宣幽皆是薛氏曰懷安也如邦之榮懷之懷謂先王得安在位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御我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



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

夏氏曰此稱文侯之功。漢孔氏曰嘆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隕隕呂氏曰犬戎之禍實幽王之愆而平王乃曰嗣造天丕愆過則歸已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漢孔氏曰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林氏曰王室中否資澤及于下民者殄絕矣資澤既殄則民心去故夷狄乘間侵害我國家甚大。漢孔氏曰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者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唐孔氏曰幽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漢孔氏曰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誰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唐孔氏曰伊誰也。漢孔氏曰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

祖唐叔之道獎之。漢孔氏曰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葉氏曰。周王稱成王為文子。文孫故平王亦稱文武為文人。○漢孔氏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蘇氏曰。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也。張氏曰。立平王乃申侯意。文侯特能扶立平王。豈有戰功。蘇氏多修之訓極當。○呂氏曰。文侯豈真能若此。平王當想望之時。得文侯扶持之故。許之不知其過。平王之失大抵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徒延頸以望諸侯之救已。而不思自彊以進君德。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

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唐孔氏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漢孔氏曰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漢孔氏曰不言圭瓚可知形亦盧黑也。形弓以講德習射馬供武用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葉氏曰觀禮諸侯來朝天子享之賜以車服此常禮也及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有加賜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此非常禮也陳氏曰古者駕車用四馬必備純色又小大相稱故言四匹匹偶也。○漢孔氏曰父往歸國哉能柔遠者必能柔近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柔遠能邇說見舜典夏氏曰小民尤難以恩懷故恩惠所安尤貴先及于小民也。○漢孔氏曰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不言鄙由近以及遠夏氏曰言簡閱憂恤汝所都之國而成我顯明之德也

○呂氏曰東遷之初大雉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君臣釋然自以為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賚爾秬鬯弓矢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總說一篇意○蘇氏曰予讀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謂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此篇知平王之無志也唐德宗奉天之敝陸贄為作制書武夫悍卒皆為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蔡氏曰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戍中戎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然則是篇孔子以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

世而存之歟。○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隳之意，亦已見於辭氣間矣。○李氏曰：夫子之於東周，蓋三致意焉。編詩則黍離降於國風，修春秋則編年始于魯，隱定書則命諸侯迄于文侯，皆平王之世也。

尚書纂傳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四十五

元 王天與 撰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漢孔氏曰始封之國居曲阜唐孔氏曰伯禽魯侯名朱子曰魯地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是其地○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唐孔氏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陳氏曰夷戎並興于東邊故東郊警備其門不開非謂已至東郊也郊在十里外若已至東郊則造城下矣○唐孔氏曰史錄

其誓辭作費誓。○蔡氏曰：費誓在周公東征時。真氏曰：據史記，魯世家則蔡氏說當。說見洛誥。禮記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鄭氏註：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

按真氏取蔡氏說以魯世家為據。若禮記云金革之事而鄭氏以費誓實之，恐未當。

### 費誓

漢孔氏曰：費魯東郊之地，名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呂氏曰：啓初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若老于行陣者，蓋周公之家學本末具舉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  
征嘆而勅之使無諠譁欲其靜聽誓命唐孔氏曰鄭  
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蘇氏曰譁譁也○漢  
孔氏曰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  
戎夷帝王所羈縻統緒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遂  
出之陳氏曰徂茲句絕徂茲往此而征也林氏曰淮  
夷徐戎壤地相望服則俱服叛  
則俱叛考閔宮常武之詩可見

善教乃甲冑敵乃干無敵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  
乃鋒刃無敢不善

呂氏曰此治戎備之事○漢孔氏曰言當善簡汝甲  
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唐孔  
氏曰甲冑有善有惡故令教簡聚善者鄭云教謂穿  
徹之謂甲冑有斷絕當使教理穿治之鄭云敵猶繫

也王肅云敵植當有紛繫持之蔡氏曰弔精至也○  
漢孔氏曰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  
使皆無敢不功善唐孔氏曰備具也每弓百矢弓十  
矢千使其數備足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  
非獨戈矛而已云鍛戈矛礪鋒刃文互相通蔡  
氏曰鍛淬礪磨也夏氏曰言弔言善互文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寗無敢傷牯牯之傷汝  
則有常刑

呂氏曰此除道路之事○漢孔氏曰今軍人惟大放  
舍牯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唐孔氏曰牯閭  
牢之謂大舍牯牛馬則是出之牢閭牧于野澤令其  
逐草而牧之○漢孔氏曰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亦  
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  
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唐孔氏曰周禮

冥氏掌為穿搜以攻猛獸穿搜皆是捕獸之器搜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杜斂皆閉塞之義呂氏曰舉此一條以例之則凡川梁藪澤險阻屏弱有害於師屯者除治之功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此嚴部伍之事○漢孔氏曰馬牛具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唐孔氏曰左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新安王氏曰師行無婦人國君自將

卿大夫為偏裨或有宦女從行。○漢孔氏曰衆人其  
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  
與汝。○漢孔氏曰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  
此常刑。呂氏曰師行奔逸惟宜鎮之以靜故戒本部  
按堵不動無敢越逐逐則奔者未反逐者先亂惟使  
之各守部伍則潰亂者徐將自止此出師鎮定變亂  
之法也。又戒他部敬而復之人誘于祗復之賞憚于  
不復之刑則流放者不召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  
法也。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何潰亂之憂哉  
○漢孔氏曰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  
來者無敢取之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  
軍令之常刑。呂氏曰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  
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  
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

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  
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  
有大刑

呂氏曰此立期會之事。漢孔氏曰誓後甲戌之日  
我惟征之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  
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夏氏曰不言征淮夷前  
已言之省文唐孔氏曰峙具也鄭衆云糗熬大豆及  
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  
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陳氏曰糗糧乾糧也○  
漢孔氏曰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  
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  
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  
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唐孔

氏曰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眾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東郊留守不時楨榦也楨謂常牆兩端者榦謂在牆兩邊者也上言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窺望城內謂之距堙左傳云是弱城東牆而遂

園萊甲寅堙之杜預云堙土山也公羊傳楚子園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築者築距堙之屬也無餘之刑言合家盡刑之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漢孔氏曰郊遂多積芟芻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陳氏曰說文云芻刈草也芟乾芻也唐孔氏曰上云無敢不逮無敢不供此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缺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芟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為文也。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忍言至于用兵則不厭于三令五申所以重戎事全民命也

尚書纂傳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四十六

元 王天與 撰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漢孔氏曰遣三帥帥師往伐之蘇氏曰秦穆公名任  
好唐孔氏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  
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  
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  
出師伐鄭○漢孔氏曰崤晉要蹇也以其不假道伐  
而敗之囚其三帥蘇氏曰晉襄公名驩文公子唐孔

氏曰杜預云峭在弘農澠池縣西從秦向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河峭闕而東達鄭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衰經夏四月敗秦師于峭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漢孔氏曰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唐孔氏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向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唐孔氏曰史錄其辭作秦誓

# 秦誓

漢孔氏曰貪鄭取敗悔而自誓。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  
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

陳氏曰此首舉古人之言以為誓。漢孔氏曰誓其羣臣通稱士也。譁說見費誓。漢孔氏曰衆言之本要。漢孔氏曰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應氏曰民猶言天下之人也。凡人之情孰不知善之可為過之當改然悠悠度日多汨沒於盤遊安樂之中歲月侵尋忽不知其已老矣。盤之為樂以他篇觀之皆

未有以為善者若曰盤遊無度不敢盤于遊田若是猶如此也人終自如此多為盤樂也○漢孔氏曰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陳氏曰此數語皆古人之言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陳氏曰此述前日好惡之非而欲從今日好惡之是  
○漢孔氏曰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  
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漢孔  
氏曰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  
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蔡氏曰忌疾也○漢孔氏曰  
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  
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唐孔氏曰今之謀人蓋謂杞  
子之屬○漢孔氏曰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  
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唐孔氏曰  
老人髮白而復黃○漢孔氏曰勇武番番之良士雖  
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蔡氏曰番  
番老貌良士謂蹇叔陳氏曰旅贅通用○漢孔氏曰  
乞乞勇壯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  
至蔡氏曰乞乞勇貌勇夫謂三帥○漢孔氏曰惟察  
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  
之蔡氏曰截截辯給貌論巧也論言謂杞子○呂氏

曰穆公既悔洞悟前非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也今乃以庶幾有之自多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也今乃以庶幾不欲自喜截截論言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厭惡其多方寸既改羣動皆新舉秦之朝自此可以無事子曰尊老貴德之心欲保養之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防閑之而不復萌也儉邪讒佞之徒欲絕其本根而不復植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隍曰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陳氏曰此章申言用人得失之效○漢孔氏曰以我  
昧昧思之不明也呂氏曰昧昧之思深潛篤至非浮揚  
輒略游意於  
膚革者也

按此句孔說屬上文呂說屬下文要之承  
上起下默然沉思如前我心之憂三句云

○漢孔氏曰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  
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  
言將任之蔡氏曰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  
唐孔氏曰猗者尼句之辭大學作兮猗是兮之類詩云  
河水清且漣漪是也蔡氏曰技才也休休易直好善  
之意張氏曰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夫樂正子

無彊力智慮多聞識所謂無他技也然其為人也好善優於天下是亦穆公之意也○漢孔氏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蔡氏曰不啻如自其口出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陳氏曰是大學作寔謂真實能容非勉強也蔡氏曰職主也○漢孔氏曰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

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蔡氏曰冒大學作媚忌也呂氏曰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十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其心不厭蔡氏曰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或問大學引秦誓何也朱子曰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禍流于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漢



孔氏曰杞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  
由所任不用賢張氏曰杞如木之動搖隍如阜之圯  
壞○漢孔氏曰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  
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  
前過之意陳氏曰榮如木之茂盛○夏氏曰邦之不  
安由用一人如後所稱者邦之安榮亦賴一人之慶  
如前所稱者

○總說一篇意○邵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霸者  
之事幾於王道聖人所以錄于書末○薛氏曰詩美  
衛文而春秋正滅邢之罪書序秦穆而  
春秋貶秦晉之師觀于詩春秋可知矣

按穆公敗峭之後文二年有彭衙之師三年有濟  
河之師七年有令狐之師十年有北徵之師十二  
年有河曲之師胡文定斷以為貪為忿是也而夫  
子取其書者蓋紀辭與紀事不同謂公能悔過實

未必爾而其言有足為世明訓觀大學可見亦如  
平王忘親之讎穆王卓輟馬跡皆未得為令王而  
其格言不可磨滅夫子定書取之以此或謂文侯  
之命夫子止存以寓貶而與秦穆又許與太深不

無過  
論也

○總說費誓秦誓意○漢孔氏曰諸侯之事而連帝  
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  
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  
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尚書纂傳卷四十六

六經惟書最難讀去古既遠世人無唐虞三代聖賢心胸往往以其編且薄者揣臆其寬大忠厚故非惟文義少通句讀亦未易曉自韓昌黎已目盤詰以聲牙近代大儒朱晦菴白首明經獨不為是完書意者返之於心而亦慨悼於世代人物之不可強合也惟場屋之士決得失於一夫承訛習舛而無所忌然亦時有見者舜禹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說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行之而正釋者之誤特如此自不數數爾余猶及記長

上言渡江建太學百年間陳徐二上舍始認得化商骨  
髓足以發先儒之不及它如皇極二字先儒固已盡發  
其秘由今逆數不作大中訓詁才三四年爾士無真  
見實學詭隨苟且言之悶悶顧此時居官者恥貪墨用  
世者致雍熙後來諸儒出新意於箋解之外析精理于  
毫釐之間使人神馳意飽東閣古傳而貪吏滿天下華  
夏因以不競豈堯舜禹湯文武之精神不欲發抉之殆  
盡而言語文字之工固天地鬼神所共厭也科舉廢亦

久矣士無繫累蕩然失其所挾向時號為舉子進士今  
試使口誦本經不能以句此宜駸駸返乎醇朴惟吾友  
梅浦王君搜遠尋墜辛苦纂書傳晚又得鄉先生彭集  
齋往復考訂無復遺憾首尾十餘年而後就嗟乎君持  
此安求豈亦天實誘之與是書盛行為君必執典禮命  
討為臣必辨貨實勸謀在朝廷必明目達聰在四方必  
悲彞率乂共鯨必流必殛馬牛必放必歸三風十愆必  
具訓六卿九牧必阜成其於世道銷方來而救已往淵

哉百世之澤也嗟乎君將不自知其何心余自幼與君  
同研席世方重絢麗浮靡君為場屋文字徑赴直致宛  
然家人婦子語不事緣飾橫豎經意如月倒河雖繇此  
不偶于時然且連科并辟盛譽流播光景更須臾君詎  
少一舉第哉夫昔之絢麗浮靡既竊取富貴去且為臭  
為腐矣徒使君有世道之責惓惓於此書故曰難平者  
事也余平生不泥傳註隨所蘊輒言竭所言輒止講貫  
該洽以是媿君因君書傳成而俛仰悲欣於得喪之表

竊獨以是宜家藏而人誦之也為述其梗槩寘之卷末  
戊子長至日友人崔君舉謹書

